**圆桌派第二季第23集 心安：安全感 真的安全吗？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周轶君、梁文道、马家辉**

窦文涛：今天点这一柱香，我的心情非常的安详，你知道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，其实也得服从人间的人情，就是跟这个熟朋友在一起，我跟你们在一起，我真是觉得好安全，就好安全。

今天咱们不就是叫就讲安全吗，对吗？所以今天就是靠你了轶君。

马家辉：你刚才不是说靠我吗？

周轶君：对，他是说我们在朋友当中，把我们的不安感。

窦文涛：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已经说过靠文道了。

马家辉：挑拨，他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真的要靠你了，因为今天本来我们想聊聊罗子君，对嘛，所以就找来周轶君。

梁文道：就觉得她像，是吗？

窦文涛：但是实际上呢，你比较像罗子君的后半生，这部剧。

梁文道：就是被老公抛弃之后。

周轶君：我就是劳碌命。

窦文涛：前一阵我们找马伊琍来聊的时候，这个剧才刚播了几集。

周轶君：而且坦白说今天来录这个节目，造成了我们家的家庭矛盾，我们昨天聊这个剧，然后我跟我老公。

窦文涛：你的瑞士老公也能够看明白这剧吗？

周轶君：我跟他大概讲了一下这个剧情，我们就这个夫妻俩之间，他们俩就是这个罗子君和他老公这个离婚这件事情到底谁不对，发生了深刻的矛盾，不睡觉。

窦文涛：我很关心瑞士男人的看法。

周轶君：应该这样说吧，这个男的后来我们有一个共识，就是男的不管处于哪一个年龄吧，他其实在婚姻当中或者说很近的关系当中，他需要有人就是爱慕他，羡慕他，仰视他，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他的安全感的一个来源。

在那个剧里面你看那个太太吧，虽然她钱，金钱是靠老公在供养，可能她的对话当中呢，她总是在查老公你在干吗，而且没有太多的，就是说给他谈工作，就她他其实不问你在干吗了，只要你拿钱来，基本上就是说查你有没有出轨这件事。而另外那个上位的那个叫凌玲吧，那个在工作当中。

窦文涛：小三。

周轶君：就是默默的支持他，默默的仰望他，因为我们后来联系我们周围有一些状况，就都是觉得说你说，或者说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情况，就是女的是家里面钱赚的多的，这种情况也有很多，那那个男的会怎么样呢？

窦文涛：会怎么样呢？

周轶君：一开始那个男的都说我也可以在家里带孩子，这种关系，新型的这种关系也可以，最后都不是那个女的出轨，是男的出轨，就是男的永远在这个关系当中，他要再找一个比他弱一点的来仰视他。

窦文涛：还真的就是，我一些闺蜜就说，说你以为女的养着男的，就女的比男的挣钱多，就是女的容易出轨吗？她说不是，很多挣钱比老公更多的女的，她一样担心老公找别人，因为这个男人他可能是因为孩子。

梁文道：就是老公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认识别的妈妈。

周轶君：对，好多电影里面就这么演的，对啊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它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说这部电视剧里就是讲出了一个讽刺，就是说现在这个婚姻需要担心的还不是小三，而是老三。

为什么？因为他老公后来找着的这个女同事吧这算是，也是带孩子，也是这个也结过婚的，也不是说年轻貌美，本来这个马伊琍防的是那个，不是马伊琍，对不起，就罗子君防的是那个年轻貌美的，但是没想到给老三抄了底了。

马家辉：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提醒，因为好多女人我觉得都有错觉，总是觉得他的情敌一定是什么小三，年轻貌美，那基本上男人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想要。

对，真的，他什么都想要，所以你年轻貌美也好，成熟也好，仰望也好，甚至有时候我必须告诉你，男人也喜欢仰望女人的，我很多的这种中老年的男性朋友，经常称赞哪个女人有本领，能干，钱赚的多也一样仰望，所以说假如你只想着说。

周轶君：可他们会想娶那样的女人吗？他们会想娶那样的女人吗？

马家辉：那男人没有想到这个怎么讲呢？没有只想一种的可能性的，他可能想说先试试看，试的好娶也无妨，不拒绝，我觉得男人的哲学就是说，不排除一切的可能，所以男人的弹性蛮大的。

窦文涛：我能告诉你，有一个就不是男人，就是你身边这位，他肯定不这么想，对不对？你瞧瞧。

马家辉：他不敢讲话了。

梁文道：不是，我倒没有什么这种想法，但是我倒想说说，我觉得有意思，你刚才说到那个，我刚才说到男的送孩子上幼儿园，那是真事，我真有这么一个朋友，一个日本人。

窦文涛：奶爸就叫。

梁文道：对，奶爸，他当奶爸，我认识几个奶爸，这其中一个奶爸，日本奶爸。那在日本当奶爸是尤其古怪的一件事，结果他就当奶爸了，然后当奶爸就天天送孩子上幼儿园。

他跟我讲那个感受，你知道像是什么？你能想象那个环境，你知道幼儿园，日本的幼儿园或者小学里面，一堆那种亲子活动。

每次亲子活动时他家长要来，那家长要来就给孩子打气，跑得好，跑得快，加油加油，一帮全是妈妈，就他一个男的，那一开始所有人都觉得很尴尬，看到他，但后来他发现自己这个状态简直是像狼入羊群，你懂那个意思吗？就一帮妈妈，就是而且一帮妈妈都会有怨言，就说这个老公下班下的晚怎么样，然后就很抱怨，就每个都像怨妇一样。

窦文涛：他成众星捧月了。

梁文道：然后跟着这一群怨妇，后来慢慢都有一种很别样的眼光看着他，然后比如说，今天我们谁在在谁家做蛋糕，你要来吗？都参与这种聚会，然后他就跟我聊这个事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自己深陷了一个危险的境地，那么要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感受，问该怎么办。我说那也没什么怎么办，对不对？

马家辉：没有，你作为朋友，我是你的话，你就说。

梁文道：你会劝他什么呢？

马家辉：不是，我会这样讲。

梁文道：举例子，鼓励他。

马家辉：我作为你朋友，我要替你分担你的痛苦。

周轶君：我觉得家辉挺适合这个工作。

马家辉：我也来陪陪你，你下回送小孩带着我去。

梁文道：我当干爹那样子来，是吗？

马家辉：对啊。

窦文涛：你这种体会，你又算是这个问对人了。

梁文道：你有这个体会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我可以给你放一段这个视频，让你知道就咱们座中有一位，他就是有这个体会。

观看视频：家辉探访文化馆

马家辉：可是那个视频，没有拍到我痛苦的一面，只拍到我快乐的一面，为什么呢？当时我的台湾太太就站在旁边，因为她跟我一起来拍，深圳。

窦文涛：我一看到家辉这种景象，我就总是想起我们当年的一句那戏里边的词，叫做什么呢？战士的责任重要，为什么战士的责任重？

周轶君：妇女的怨恨深。

窦文涛：妇女的全是妇女的冤仇深呢，就说与社会脱节多年的女的，真跟老公闹别扭了，她要出去工作的时候，你就要面对几年间更新了的社会，那就像一条鱼扔在沙漠上一样。这就是说当年老公一句承诺，我养你。

周轶君：还有一个我就发现这个剧，它还有一个挺吸引人，或者我觉得它火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你不觉得全职太太是一个全新的阶层吗？

你倒推这个十年二十年，可能中国没有这样的阶层，就所谓的全职的全职太太，大家都得上班。那个时候就为什么有托儿所那种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得去上班，你得把孩子交到外面去。

现在这个你看他们家里面有全职太太，有一个就是工人，有这个阿姨，这个都是其实蛮新的一个阶层，所以它会引起很多的共鸣，你说婚姻是不是战场，是不是对于女人来说，你这个家里就跟你守一个战场一样，其实有的时候是的。

我最近碰到我的一个朋友，她跟她老公就从结婚开始，两个人就是分居两地的，就是坦白说是，就是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感情，她说过去会觉得两个人想凑在一起，现在觉得凑在一起都是烦，后来你知道我怎么劝她吗？

我也觉得我挺幽暗的，我说那你得先准备着，我说你别人家给你来一首给你一个surprise 一个惊讶，我说你得先自己留一手，留一个后路。

宁可是你给惊讶，不要是别人给你，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如果先被老，就是老公先出招的话，你其实心里真的你再有其他的天地，你有事业，那种崩溃感是非常强烈的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知道。

周轶君：不管有没有工作。

梁文道：不过我觉得刚才你讲那个情况倒很有意思，因为让我想起来，就是从这个小说大概是在香港上世纪80年代写成的小说，那时候我都很年轻的时候看的小说，那么今天在大陆火，我正好看到这两个社会好像走向相反的方向。

这个小说当初之所以在香港受欢迎，亦舒这部书在香港当年很多人喜欢，是因为她好像代表了某种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呼声，是因为那个年代的香港就是真的有很多全职妈妈，真的有很多女性是结了婚就在家，特别是中产阶级家庭。

那么然后在那个时候亦舒被认为是跟，比如说台湾的琼瑶式爱情小说分别在哪里呢？就我们香港的亦舒，被认为代表的是一种更时尚的、更新潮的更新派的一种伦理观念，在这个观念里面，女性应该要有一个更自主的能力，就这整个小说就被读解为一个女人不能够你结了婚就那么安心，那么安稳，你应该要有自己的生活，你要对自己有要求，你应该继续上班等等等等。

那么然后发展到今天呢，我觉得在香港当然还是有全职妈妈，但是普遍而言我发现，是双亲都工作，但是大陆呢，反而是反过来，过去二十多年来，我觉得是这个方向是倒转了，就越来越多的女人成为全职妈妈。

然后越来越多的女人是抱着就刚才我们讲那个心态，就这个剧里面其中一个金句，就是你负责赚钱养家，我负责貌美如花，就是那种对吧？就这个想法，你倒回到70年代80年代，你很难想象中国人会接受这个想法，但现在好像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这个东西对于像我们这种好吃懒做的人来说，是太有诱惑了。

周轶君：你特别想貌美如花。

梁文道：你多想自己要貌美如花，对吧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有时候假设，我是一个女的，我就觉得真的我完全可以理解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今天社会你要说，而且是往往是年轻人，对吧？你出去工作，你知道多难呢？风里来雨里去，这压力太大了，这种工作处境。

有一个自己真心爱上的人，因为爱的时候他就是全世界，他说我养你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说，而且事实上身边也有不少老实的这个男人，不都是像家辉这样的。

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一辈子对老婆，确实就是家里经济支柱，一辈子给老婆就是养着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上次马伊琍来讲的时候，就讲到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本质问题在于经济独立，但是有了经济独立，也不等于你有精神独立，很多女的挣钱是自己挣钱，但是她在精神上仍然要依靠。

所以我就记得上次马伊琍就在讲这个事儿，说实际上它更重要的就是这里边讲的另一句了，就是说两个人得共同成长，你知道有些时候男的在外面生活，在外面的这个世界里，外面的交际圈，你女的就是困守在家里。

周轶君：对着孩子，对。

窦文涛：你这个太太圈，妈妈圈，你知道吗？整天看韩剧，敷面膜，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圈子，逛街，对吧？奶孩子，好，你慢慢这样多年下来之后，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你们收入的差距，而是你们俩在一起，越来距离越远了。

马家辉：这个完全就是我，你刚说的，就是我25年前跟我太太讲的对白。那时候在美国刚结婚有小孩了，然后小孩生出来之后，然后很快就回香港嘛，我就坐下来聊了一个钟头，我就不断鼓励我太太出去工作，不要做全职太太，就是这样讲，完全就是说，我回到香港我工作起步，然后你留在家里，我们就不要说一前一后了，两条路越走越远以后麻烦很多的。

结果我太太坚持不工作，打死也不工作，我当时是反对的，我现在要讲说我当时是反对，我说不行，这样我们看到悲剧的发生不行。

窦文涛：还是说一个人挣钱太累了。

马家辉：后来我觉得我养你无所谓，重点养只是起点，养了之后你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说我太太为什么说不工作，她说讲的道理非常对的，她说家辉，好啊，我这个外来的台湾的人拿台湾的学历，我的本领，在香港我太太是写作的， 她说是香港不需要写作的人，写作的人有梁文道，那当时还没有你。

有我这样，那所以她顶多其实做一个工作，大概就是这个很辛苦的，大概赚一个很起码的工资，可是整个精神的消耗，整个折腾，她说不见得对我们的关系有好的帮助，反而她在家干吗，所以这个是重点，到底是全职什么太太。

周轶君：桥梁，还是说两个人关系怎么样最舒服。

马家辉：她在家就是看书、写作、思考、看电影，结果假如真的是我在生活上面，经济上面养她的话，是我太太精神上面养我，我的工作什么什么，她看了一些书，看了一些好片介绍给我，重点就是说，养你无所谓，因为我们也要小心，不要好像全职妈妈就是一个毁灭的东西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窦文涛：没错。

马家辉：你要全职什么妈妈，里面除了那个什么什么，工作不工作，性别问题，还有一个元素很重要的，必须承认全职富妈妈，全职中产妈妈，全职穷妈妈是不一样的。

我们都说草根的妇女基本上是蛮痛苦的，双倍痛苦，一方面受父权的压迫，因为一边受商业市场，或是说所谓资本主义的剥削，可是中产就是比中产更高的妇女，不管你工作或者说全职在家，你有你的优势，问题你懂不懂得用，假如你真的只把你的优势用在貌，保持貌美如花，那太笨了，那你太笨了，你到最后一定毁灭的，所以我觉得要加进去。

梁文道：不过我想讲的就是，其实真的在基层家庭而言，全职妈妈是非常少的，是比例上相对较少，不过那是另一回事，你刚说到这个精神独立这一点，就刚才你说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。

因为这就是接回刚才我讲所谓的日本式的家庭主妇了，我们常常看一些日本的电视剧，你会看得到这么一种类型的人，就是退休男人，比如说最近不是有什么孤独的美食武士，其实也是从《深夜食堂》那一路发展下来的。

这一类的电视剧通常它的主题是什么？就是一个退休的男人，生活的很空虚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像不用上班了，那早上闹钟起来，是平常该出门打拼的，现在一下没班上，然后你就发现这个男人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，生活原来最空虚的是他，那他在家里面，你注意他的太太，原来应该是所谓的全职妈妈，但孩子也长大了，早出去了。

这时候他回到家的时候，他才赫然发现，原来太太老不在家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太太平常就很忙，她们那个生活就是我刚才讲，香港现在开始有很多全职妈妈也是这样，是怎么样的生活呢？就是老公在上班，老婆带孩子，但带孩子之余，她跟别的家长或者怎么样，她们有别的活动。

而那些活动比如说可能是一起学园艺，一起学听音乐，然后一起去旅行，那么甚至她还会参加很多社区服务，参加很多NGO的工作，参加这个搞那个的，那么等到有一天年纪大家都大了之后，这个老公从职场上退下来，你就发现原来一直被困的并不是这个太太，是这个男人。

因为他所谓的你有生活，你有自己的东西，那不是你，那就只是你的办公室，那是你的工作圈子，你一旦离开了那个之后，你其实什么都不是。但是这个太太她反而外面那个世界跟这个无关的，她继续很广阔，我总在旅行的时候碰到这种太太团，一团一团出去旅游，都没有老公，都是自己去玩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这就是关键在于什么，我就老说过去我很，就是说女人似乎感觉叫嚷安全感这个声音更大一些，我有时候就跟着我这个闺蜜讲，我说这个安全感，我的观点呢，它是一种很虚妄的东西，为什么呀？这安全感是一种你一得到就毫无价值的东西。

周轶君：就没有了，对的。

窦文涛：比如说，你看没安全感的时候，你觉得好想有安全感，家辉那么不可靠，他怎么能让我觉得可靠，好想有；但是一旦有了，你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这个老公，这三脚踢不出个屁来，他太老实，我推着他出去出轨，他都不会出去，太有安全感。好，安全了，明天安全了，安全怎么样了？

而且我就发现，现在怕的是什么呢？生活停止，我觉得人不是说不管男女，包括我自己是有惰性的，我反倒觉得有时候不安全是让你提气的，让你维持一个好的状态，其实就是你生活还在继续，而不是就天天看电视剧，然后就是胡吃梦睡，那你说这种安全这种是堕落我觉得是，

梁文道：对不起。

周轶君：没有，你先说。

梁文道：我想反过来讲是什么叫安全，你把安全放在哪里，假如说我们刚才讲那种电视剧，那个女人原来过去错的地方，就是她把安全感都放在老公养她身上。

那男人呢，男人的安全感难道就对了？那个男人的安全感不就寄托在他的工作上吗？有什么分别，你都是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一个事情上面，所以为什么说很多男人他失业了，他也全世界都崩溃了，这个男人被炒掉了，他也都崩溃了。

因为这时候他跟一个，发现老公原来还有老三或小三的女人有分别吗？没分别，在这个意义上讲，我觉得你说你要把安全感不能够建立在老公身上，你还要有工作，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。

周轶君：不是，就是在一种关系里面陷得太深都有问题。

梁文道：当然。

周轶君：反过头来说，我想说的是，你刚刚讲就是女性经济独立还是精神独立，就女性我觉得首先是经济独立，然后精神独立的代价特别的大，就是其实相比之下，就是你想1928年，差不多快100年前了，那个伍尔芙写的那本书。

梁文道：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。

周轶君：自己的房间，她说女的如果想写作，就是说跟像男人一样能够去写作的话，首先你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，还没有说是房子，房间，还要有500英镑，就是要有钱。

你首先得用物质把自己隔离出来，你才可能精神上独立的去创作，你记得诺贝尔文学奖，那个莱辛，她第一次就是很年轻的时候，她就生了小孩了，她就结婚，然后她19岁，结婚就生两个小孩儿，当时她就怕了，你说的这种不安感她就怕了，觉得说我会快没有我自己。

而且她说呢，因为她看过她的妈妈还有那个阿姨什么的，都是女人在大学里受了好的教育，知道未来可能会有更好，但是回到家庭之后，她发现现实是这样的，她就特别恐惧她怎么呢？她搬出来就住在外面，只从亲戚那里打听孩子的这个消息，坚持去写作，我就天哪，这个代价你不觉得对一个母亲来说太高了吗？

保持这种精神的独立性，我自己，我有一年我试过，是我没有工作的，那一年我老公还跟我说，那个说这样吧，我说我不好意思就问人去拿钱，我说就是他说那我每个月给你发工资，我说这个嘛。

窦文涛：这有点北欧范儿。

梁文道：我觉得也很对，家庭主妇是应该拿薪水的。

周轶君：但是还是不舒服，我觉得说我不好说，这个月又忘记转给我了，你知道那个话说不出来，然后后来我还是，后来我自己当时那一年我其实没有闲着，我特别忙，那一年我自己去采访，我自己在写东西什么的。

后来还是又开始去工作，我就觉得我自己又工作那个感觉就是跟我孩子说，这些玩具妈给你买的，你要什么去商场，妈给你买那种感觉就是，我自己的信用卡去刷那种感觉真的不同。

窦文涛：你是不是感觉就是当代的这个女性，咱就说在中国，还是有个自己的工作好，就自己要有工作。

周轶君：这个工作现在选择那么多，你这个工作不一定是朝九晚五，你风里来这个雨里去，但你得有个事儿干，你这样说，然后咱们从，你看全世界最富有的人，他们的妻子在干什么？

比尔盖茨的妻子在干什么？

窦文涛：在花他的钱。

周轶君：不是，用基金会在帮助穷人。

窦文涛：其实还是用他的钱在帮助穷人。

周轶君：她在做慈善，大家的钱嘛。

窦文涛：是是是。

周轶君：然后她在关心世界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。

周轶君：那个巴菲特他以前是一毛不拔，他不捐钱的，就他的第一个妻子改变了他，他是跟她其实后来是分居，她独立在做一些慈善。

因为其实她也有钱，后来她影响了巴菲特，就是他这个第一位妻子死了以后，巴菲特突然就顿悟，把他大部分钱捐给了比尔盖茨的那个基金会去做善事，就是说你可以甚至做到你虽然花着你老公的钱，但你影响他怎么花钱。

窦文涛：这是高人，而且从你这儿我就觉得，实际上问题在于就是说全职太太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生活的停止，就是说你仍然可以继续有你自己要做的事，对吧？你只要有你继续要做的事，你就保持着自己的一个方向，或者说跟某个圈层，你毕竟还是有一个接触。

这样万一真的有一天婚姻破裂了，你再捡起什么来，也是有台阶的。而且就是所以为什么我就是说，爱因斯坦有那么一句名言，就是说要想保持平衡，就生活里的矛盾，要比如说进和退，出和进，要想保持平衡，说人生就像骑自行车，要想保持平衡，只有继续前行，就是你得一直蹬，它才不会倒，就是说你这个生活不能停止，你得锐意前行，这是我们的广告词出来了，这个福特锐界《圆桌派》，锐意前行，这行了嘛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我讲爱因斯坦，因为直接的悲剧，他第一任的太太米列拉。

梁文道：对，米列娃。

马家辉：米列娃就是大学的同学，女天才，甚至天才比他，比爱因斯坦还厉害，要一起做论文，一起做研究。结婚、生小孩，然后就在家里，然后我们最近看那个电视剧，《世纪天才》，爱因斯坦里面演的真好，他太太从一个天才的女人变成一个全职妈妈，全职太太，那种悲愤，你知道吗？

就是说到最后爱因斯坦拿诺贝尔，有机会拿到诺贝尔奖，他太太讲一句话，本来也是我的，本来也是我的梦想，她最后完全一模一样，就是跟罗子君一样，到最后她基本上的生活，就是在追踪老公爱因斯坦，有没有跟女助理女学生那左弄右弄那种。

窦文涛：那节目就丰富了。

马家辉：那后来就离婚了，离婚的条件还是钱，本来不离婚的，她也厉害，分居了不肯离婚。

窦文涛：听说是爱因斯坦这个诺贝尔奖的奖金，就给了他这个前妻了，他也是赌博了，因为不一定拿得到，到时候拿不到怎么办？对，后来他拿到了全部给他前妻。

窦文涛：所以他得奖的时候毫无欣喜之情。

马家辉：就完全悲剧，这种悲剧到现在还是一样。

窦文涛；真的，我看了看她们这个女人的解决之道，比如说罗子君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？如果我的家庭破碎了，我走出家庭从卖鞋开始，然后这么奋斗。

但是这给我们示范了一个什么路呢？就是强者之路。你知道这东西，我真觉得那天我还看一个女性论坛，几个女人讲，就说咱们女人老被问这个问题，是家庭重要还是工作重要，还是什么，怎么着，她说当然都重要，当然缺一不可。

我们都得把它拿得下来是吧？这真的就是说作为难道说作为一个女人，你真的是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人家那段子这样子讲的嘛，买得起好车，知道吧？不是，开得起好车，住的起好房是吧？还有叫什么。

周轶君：斗得起小三，什么。

窦文涛：斗得起小三，打得过流氓，那你真是全知全能全勇。可是，对，这是我们的榜样可是我有时候我这个同情的眼光也会看到，男人女人都如是，这个社会上有一种叫弱势人群，对吧？

就是当然我们有些人，男的和女的确实你有本事，你工作生活都能干的好，但是你也看到大多数人群，因为种种的原因，真的，我那就是见过很多女性，第一做全职太太而不得，没有男人说我养你，再者说是婚姻被抛弃了，她确实没有那么高的能力，你知道吗？

所以在重新走向社会找工作的过程中，就是很被动，我觉得你这种不能老是说是学习罗子君好榜样，她就能解决问题的，对吗？

梁文道：可是我还是在想，我觉得安全感是什么呢？就你比如说我们，比如说女的学了十八般武艺，那是不是就更有安全感？我觉得不会的，就我没见过有很多人是有完全的安全感，一个事业再成功的人也会有不安全感。

马家辉：所以这样说回来，刚说到全职太太什么，那里面牵涉到男女，假如真的要一起走的话，那个关系怎么来谈定，两个人互动，大前提是说就算没有了那个家庭，没有了那个婚姻，那又怎么样？

我觉得整个社会上，真的太多的悲剧都是到现在不断的灌输，所以你说还是要有那个才是生命的安全感，才是价值的所在，而且不仅是女，小君君，男人都痛苦，我每次看到这一类的电视剧、小说什么，我都试图从男人的角度看。

我说那个男人真伟大，一方面又有，外面又有外遇这个那个，然后可是又要负起责任，不肯撕破脸抛开，抛妻弃子，承受不起这种压力。那男人那个所受的苦多么惨，可是男人还是被谴责为人渣，其实男人的苦没人知道。

窦文涛：你终于为人渣这个仗义直言了，是吧？

马家辉；最近香港人知道吧？

梁文道：不是人渣，是渣人。

马家辉：最近香港有个书展，有个台湾女作家过来演讲，平路，她有一个散文集，最近有个书就讲她自己，活到50多岁，有一天她妈妈才跟他讲，其实你不是我生的，你那个是别人生的，然后是你爸跟工人生的，生出来的这样，然后她父亲就死了。

然后我后来发现了她寻找她亲生母亲的事情，然后里面写了过程，其中有一段我特别有印象就是说，她在想他父亲，可能她在想她父亲，一般人来看他父亲就是人渣嘛，怎么跟家里的女佣搞起来了，还生了小孩，让两个女人这么痛苦等等等等。

她在想有没有可能，当我父亲跟那个女佣抱在床上的时候，他们是真爱呢，可能真的爱，可能是爱了，然后爱了那个，可是整个社会给他们压力，把他们拆散，然后他还要做回一个好男人，他父亲是教授。

窦文涛：有这种思维的人，不当作家都屈才。

马家辉：那没有，他就那个可能是真爱，可是为了这个名誉，为了家庭，然后为了不伤大老婆的心，结果他就这样跟那个女佣分手了。

窦文涛：是真的轶君，男人也不容易，这几年全听你们这些女性在那儿霍霍，我们都在那儿低眉顺眼，对对对，说的对，我们要尊重，你们何尝知道我们的难呢。

周轶君：其实我一直没明白，这个戏里面你说那个老公。

窦文涛：我知道我今天，你说这个我今天在香港电视上还看到一个广告，拍的我觉得挺逗的，就是说说明日本女人，她们是怎么感谢自己的老公，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冰箱的一个广告，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这个日本太太的表情。

就是说话说老公半夜进门进来了，这太太根本没穿睡衣，就显然是正装在家里一直等着呢，老公一来好家伙，然后啪一下打开冰箱，一瓶啤酒放在那里，然后都是这样看着老公喝，然后说今天有新鲜的蔬菜，你要吃什么？

老公正在犹豫呢，他太太说我给你来一个野菜拉面吧，好，还是野菜拉面吃这，然后老公吃的时候，他太太垂涎欲滴的看着老公，就是说了那么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其实你现在每天的付出已经是做到最好了。

这老公，我看眼神一愣，好像说下班后喝顿酒还是有好处的是吗，晚点儿回家有好处。但是接下来这个太太就拿那个啤酒，还是清酒，给她老公倒酒，主要是倒酒的时候，这个日本女演员这个表情，简直就是说那老公你的付出已经是最好的了。

周轶君：她为什么哭呢？

窦文涛：就是说太太是，你要感谢我养你，就是老公养家，太太是要这样的感恩，这样的，我觉得这就是日本人，日本人拍的这种广告。

周轶君：我以为。

窦文涛：到中国就得爆碎了，是吧？

周轶君：不是，其实那个戏里面我觉得那个老公还不太应该被谴责，因为我想，你找小三也不一定非要离婚，就是好多时候我就觉得。

窦文涛：问题是他找的是老三，这个老三比小三这个本事大多了。

周轶君：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安全感当中，还有一个总老说被不被抛弃，你无论是被老公抛弃还是社会抛弃，老是就是被抛弃的那种不安全感那么强烈，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女孩子，我看她写那个博客，那时候她就会，她就特别会做饭，然后她做了一个炒饭，里面就什么料都有，那个炒饭它叫什么名字的，那个女孩讲的很漂亮的。

那个炒饭的名字叫：什么都有，都有会被抛弃的一天，就哪怕你什么都有，所以你不要预着，是因为你没有什么你被抛弃，这个感觉知道吗？

梁文道：对，没错。

周轶君：所以说到底你其实说到这个，我昨天有一个女孩子来找我，她26岁，她跟我说。

窦文涛：她被抛弃了。

周轶君：没哟，她在很迷茫，她说你26岁说你在干吗呢？我说我在做记者这样的，然后她问我说，你说我现在做什么好，什么是成功，到底怎么样，她也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路，结果我说我回过头来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你现在不管走什么路，哪个路能够让你最快的得到成功。

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很俗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她在又做摄影，又做戏剧又做什么？我说你到底想做什么的时候，我说哪个路能够哪怕是综合在一起，或者随便什么事情，让你最快的能给自己站足那个，你可以立足的那一份生活，我说然后你再去选择什么都好。

窦文涛：这么，我跟你。

周轶君：太世俗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问你轶君，你看，你现在婚姻很幸福，对吧？

周轶君：不好。

窦文涛：有情况。

周轶君：不能说，这个不能说，幸福不幸福的这个问题。

窦文涛：那我更要问了，那就是你作为一个是妈妈，妻子，对吧？你有没有这种不安全感，就是会想到有一天瑞士老公不要你了。

周轶君：所以我从来不查人家手机啊。

窦文涛：或者说是不能说不要了。

周轶君：我不干这种事儿。

窦文涛：甚至说婚姻破裂了，你会不会有被抛弃感？

窦文涛：我觉得我老公有这种危机感。

窦文涛：你看，她就是强嘛，她自己强嘛。

周轶君：就是你其实你想到底，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，这一头那一头都会有，那你就想到说最坏的情况下，我现在有什么，我真的会想一想，我最坏的情况下我可以搬到哪里去住。

最坏的情况下，我能不能负担小孩的教育费用，我都想过，但是同时我从来不去查什么手机，那个邮件，省得你给自己找麻烦吗不是。

马家辉：你老公也不敢查你，对不对？而且说到底我觉得说。

窦文涛：而且根据这个墨菲定律，我就跟广大爱查的这个男人和女人说一句，查就必会查得到，真的。

梁文道：而且查的越多，出现的就会更多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马家辉：因为很简单嘛。

窦文涛：找就会找到。

马家辉：你不找到你不会罢休的，你一定要继续找到为止，而且说到底我们再退一步，我觉得用抛弃两个字，就是怎么讲呢？这种语言呢，有没有就是，

窦文涛：谁抛弃谁呀。

马家辉：就是整个概念，对，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个，稍稍中性的语言，改变，一切关系都会改变。

所以我碰到一些年轻朋友也好，不年轻也好，抱怨什么对方变了，感情变了，我就提醒他们，你们当初两个陌生人，全世界都是茫茫人海里面陌生人，从没有可以变到有，为什么不能有了而变到没有呢，那一样啊，当初从没有到有，现在就是改变了。

所以假如你执着用什么抛弃了、背叛了这些词，那一定是把自己困住，你改变了嘛。

梁文道：而且所谓抛弃的前提，就像家辉讲的很对，是你先拥有这个观念了，但事实上我常常搞不懂什么叫拥有，就比如说，如果说我今天被观众抛弃了，大家觉得都不想看你说的事情，那我之前拥有的什么，我拥有过那些东西吗？其实你不拥有。

窦文涛：你早就抛弃观众了。

梁文道：不是，而是说我们迟早都会被抛弃很多东西，我们迟早会过时，人迟早会被自己的身体抛弃，人迟早要会老死，什么事情都在变化。

如果我们真的以为安全感可以建立在一个老公，他不会抛弃我，或者一份工作是一辈子都会把我养的很好的。

我觉得这是很不可靠的，不安全才是常态，世界上根本没有安全的东西，我们甚至不知道，等一下这个节目做着做着楼顶会不会塌，那所以呢。

周轶君：对，那个马克思说的，所有的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。

梁文道：都必将消融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重点不是要寻找安全感，重点是怎么样认知在这么不安全的世界下面，你只好接受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文道最后给我们拔到了一个哲学的高度，它其实也不要讲女的，男的又何尝有安全感，我觉得我比谁都没有安全感，我现在都就没有安全感到了一种什么程度？你知道吗。

我现在跟我周围的人，你们跟我说话，千万不要跟我说，文涛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知道我听不了这个话，你要说什么，你就直接说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已经好几次，就是说我要跟你说一声，嘣一下，我就全身一震，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已经，我认为我植物神经紊乱就是已经到这种，我怕出事，怕出事。

但是究其实质就是你们刚才讲的，其实这个不变，咱们就是因为一切都在改变，其实不管男的和女的你必须接受，或者你必须，准备一切的关系终将改变，世界上没有不改变的东西。

但是人就特别执着，你看你不安全感就是因为你老想有个不变的东西，你老想你怕变，所以甚至是怕突然出事。

周轶君：还有对没有安全感的人，甚至是有一种敏感的，其实你刚才说的有可能是天才的那种特质。

我记得我忘了是哪个作家写的，说是莫扎特还是谁，特别怕那种一个皮球弹到脸上的感觉。他就认为那个甚至于是一种敏感，就是你可能太过敏感了，你会看见不一样的东西就会才，这其实是你的一种动力，你创作的动力。

你说那个伍迪·艾伦，我觉得他是我看过作家里面安全感最少的，他从小住在那个地方，是他们家楼外面，好像外面是一个走火车的地方，轰隆隆的，他就老是觉得特别害怕那个声音，你看他整个作品里面表现出来的，就是自己是一个很渺小的神经质，哆哆嗦嗦的那么一个犹太人，可是他把那个东西说出来了，就像一个脓包，你给他捅破了。

其实把他那一个阶层的人，那些跟他差不多的人，所有的人的不安全感释放出来的，他不是说吗，我永远不会去，那个会收我这样的人的这个俱乐部，就是那种东西，我反而捅出来了，他能嘲笑自己的不安感当中获得了一种安全感。

窦文涛：就是说其实你不要说女的觉得我没工作，我就没有安全感吗？有工作难道就有安全感了吗？就是一切你所有的，都可能随时会失去，这是一个根本的事实，你对这个东西要有准备，要能够承受，谁都有机会承受，倒霉蛋到处都是，那轮到有一天自己倒霉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

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事，还是说到底还是一个共有的，就是说恐怕不安全感是人这种动物的本质，甚至是人你比如说恐惧，咱们要没有恐惧这件事，咱们活不到今天，恐惧，你懂得对一些事情恐惧，你就懂得准备好了你的状态。

你就准备好了，或者吃一堑长一智，你才能够生存和发展。所以其实没有安全感，反倒变成个好事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恐惧还是负面的语言，因为你假如说可以如常，就是你说变，有时候会变得让我们面对比较困难的情况，那个就是常，刚说到一切本来就是这样，你预期拥有才会有所谓的抛弃失去，所以你更会恐惧，到恐惧，那个恐惧还是让你不舒服了，你一直不舒服。

所以你假如如常的话，你就如常，有的时候也如常生活，没有也如常生活。可是说到底男人还是苦，男人没有如常的条件嘛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马家辉：男人你刚刚说到伍尔芙，对不对？要有个房间，有500英镑，可以好好写作的，我有我自己房间，我也有500英镑，可是我500英镑要跟老婆分一半，女人不用，女人就给我500英镑，我去写作，我跟你说。

周轶君：女人抛弃你也得跟分抚养费的。

马家辉：什么？

周轶君：那女人抛弃你也得跟你分抚养费。

马家辉：是吗？是有这样吗？

梁文道：对啊，当然啊。

窦文涛：女人苦，男人也苦，渣男尤其苦，所以呢咱们如何应对恐惧？最后咱们玩个东西吧，人家给我。

周轶君：我最怕这个东西了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我要看看你们应对恐惧的，这有一个牙齿是你的，你摁一下轶君。

周轶君：真的，我最怕就这种东西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就要看看。

周轶君：我告诉你，我最怕两个事，一个这种，还有开香槟瓶子，我最怕了。

窦文涛：没事，我们急救车在外边，你来。

窦文涛：没事，这就跟俄罗斯轮盘赌一样，我看接下来谁倒霉，瞧瞧。

马家辉：就只有你最倒霉。

窦文涛：没事，没事，你看看，注意到了没有，我的嗓子都哑了。

周轶君：我刚才应该故作镇定一下。

窦文涛：墨菲定律显灵了。

周轶君：你看，我感觉也觉得应该是我，就我最怕。

梁文道：最怕的人就遭殃。

窦文涛：最怕的人必会出现，所以说就是说最没有安全感，最害怕的人，你害怕的东西就必会出现。

周轶君：我怎么会想要来这期节目呢。

窦文涛：来来来，干杯。

周轶君：我是最怕突然性的事情。

窦文涛：放心，多跟我们在一起，没事，对吧，这都是渣男。

梁文道：炸弹都不怕。

窦文涛：这三个渣男护着你，你绝对老不了。

周轶君:不一样。

窦文涛：好，谢谢。

END